



有趣的心理學現象

作者：美斯科特·普勞斯施俊琦 王星譯

一、人類面對的信息越多，選擇結果越差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研究人員表示，人們通常認為，掌握的相關信息越多，做出的決策就越好。新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研究人員要求參試者對電腦程序提供的 250 道題進行解答，並計算其累積得分。一部分人提前知道題目的數量和選項，一部分人不知道任何信息。結果發現，那些知道信息越多的人，得分越低。這說明，選擇時，信息太多反而可能影響人們做出正確的決定。

二、女人為什麼愛挽男人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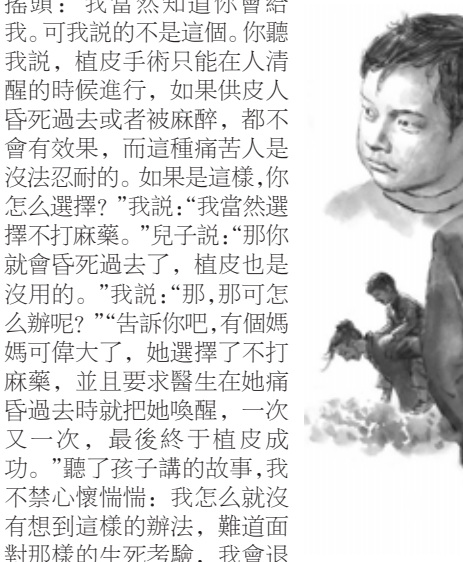
女人喜歡用身體的接觸來表達自己的善意和親密，男人和男人之間則直來直去，坦蕩無私，他們很少用動作來表示親近感。

小孩子都喜歡依偎在大人身邊撒嬌，這是動物屬性的表現。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在理性上逐漸成熟，動物的原始習性就逐漸退化，隱藏到理性後面。當女人羞于或不善於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時，她就習慣用身體接觸這種最原始也是最直截了當的方法作為傳達自己感情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女人和小孩子比男人更具動物性。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女子較重感情，思考問題也是憑感覺的，而且她們的感官比男性更敏銳，尤其是觸覺。所以，女人更習慣於用觸覺的感受來替代語言的表達。男人在和女友約會時，不僅要用耳朵聽她說些什麼，還要用眼睛看她做什麼。只有這樣，才能更準確地洞察到她心里的真實意圖。

一天，12 歲的兒子放學回家，忽然問我：“媽媽，假如——假如啊，你別當真，我說的是假如。”我看他如此鄭重，便有些好奇，說：“我知道你是假如，假如怎麼樣？”“假如，我被很嚴重地燒傷了，需要植皮……”我打斷孩子的話，當即接口：“媽媽自然給你我自己的皮膚。”孩子搖頭：“我當然知道你會給我。可我說的不是這個。你聽我說，植皮手術只能在人清醒的時候進行，如果供皮人昏死過去或者被麻醉，都不會有效果，而這種痛苦人是沒法忍耐的。如果是這樣，你怎么選擇？”我說：“我當然選擇不打麻藥。”兒子說：“那你就會昏死過去了，植皮也是沒用的。”我說：“那，那可怎麼辦呢？”“告訴你吧，有個媽媽可偉大了，她選擇了不打麻藥，並且要求醫生在她痛昏過去時就把她喚醒，一次又一次，最後終於植皮成功。”聽了孩子講的故事，我不禁心懷惴惴：我怎么就沒有想到這樣的辦法，難道面對那樣的生死考驗，我會退



生命是一朵花，愛情是花蜜。我們一生像一只勤勞的蜜蜂尋覓覓，希望開花結果，擁有一朵最美最愛的花朵，把她留在身邊，悉心呵護，地老天荒。

曾經演過許多愛情故事，做過無數深情漢子，戀過不同性格的女子；激情浪漫，暴雨狂風，生離死別，痴心纏綿，細水長流，各種類型的愛情故事我都在電影世界里經歷過了，跟美麗溫柔的女主角往往只有完美的愛情，卻沒有完美的結局；也許在電影世界里，有缺憾的愛情才凄美動人，才能叫觀眾留下印象。

每次在鏡頭前愛得要生要死、難捨難離，可是導演一聲“卡”，愛情也隨之褪落。我曾問自己：愛情真的如此兒戲？真的可以戲假情真？真的可以在片場日久生情？一直以來不斷有人問我：會否戲假情真，愛上戲里的女主角？會否雙方擦出愛的火花？真要謝謝各界厚愛，為我安排終身大事。我也明白看戲的人往往比拍戲的人更投入，一廂情願地以為童話可以延續，可惜愛情並沒有劇本。現實生活中的愛情，既不能像電影里的浪漫感人，亦不可能如劇本般合情合理。愛是沒有道理，愛是豈有此理！

縮嗎？這個故事一直纏繞在我的心間，為自己母愛的不夠而慚愧。

時隔不久放暑假，兒子的父親邀兒子去南方他那里。一個月之後回來，兒子對我們樸素的家便百般挑

給你人間尋常愛

作者：鄧海燕

剔。他滿懷羨慕喋喋不休地跟我說起父親的大房子和漂亮的車，以及在父親家中過的隨意而奢侈的生活，然後仰頭問我：“你不是總說最愛我嗎？可為什麼捨不得為我花錢？你為什麼不能讓我過像妹妹那樣的生活呢？”本來歡喜的我頓時沉默了，內心百般惶惑痛苦，眼淚隨即漲滿眼眶。單親 8 年，獨自帶孩子的那份艱辛困苦無法對人言，原以為孩子會懂得，哪料到糖衣炮彈是如此厲害。

面對孩子，我竟不知如何回答。忽然又想起那個偉大

媽媽的故事，剎那間心地洞明。

我認真地對孩子說：“媽媽是普通女子，沒有能力掙更多的錢讓你過上更好的生活。並且假如你遇到類似需要植皮的生死考驗，我也可能想不出、做不到那樣偉大的行為。我能夠給予你的不過是人間最尋常最普通的愛：在你哭泣

時會立刻把你抱起，在你需要的時候會耐心地陪你遊戲，把我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給你，看着你每一天的成長。如果你覺得這些愛抵不過物質金錢，媽媽尊重你的選擇，你可以去你爸爸那邊生活。”

兒子愣住了，然後望着我說：“不，我要和媽媽在一起，沒有媽媽在身邊，那樣的生活我不再羨慕。我也不期待什麼生死考驗，只要媽媽每天給我的那些尋常愛。”

是啊，我們都是普通人，無法用千金寶馬贏得心愛之人的展顏一笑；我們也遭遇不到考驗生死的機會，無法演繹那樣蕩氣回腸的故事。於是，在那些平淡瑣碎的日子里，我們能夠給予最愛的人的，不過是那人間最尋常的愛。那一蔬一飯，一言一語，一寸寸光陰，是我們能夠付出的最卑微也最真實的愛。

在講求門當戶對的世俗下，書生仍舊會愛上煙花女子，富家小姐仍會愛上窮小子，江洋大盜有個美麗溫順的妻子，年輕少艾身邊是個老態龍鍾的情人，難道這些都有充分的理由？

當別人問你為什麼會愛上一個人的時候，我們通常是基於人情世故，基於禮貌才為這個問題附上注腳。

曾經深愛過，也因此曾經受傷過，曾經問自己為何愛得這麼深仍然會分手，為何曾經一發不可收的愛情突然終止了？其實早已知道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也許所有的愛情都應該像這句歌詞一樣：只能意會，而沒有解釋。



大島中典，87 歲，日本裔

退休牙醫
您好，尊敬的遺言收集者閣下：

我此刻已是一個 87 歲的老人，孤身一人住在紐約布朗士區的一幢房子里，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我已到了胃癌晚期，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數了。我一直盼着解脫的日子能夠早一點到來，因為我是個罪孽深重的人，能活到 87 歲決不是福祉，而是神對我的懲罰——他不能讓我早日解脫，而是要讓我的良心每日都在文火的煎熬中度過。

我對自己的生命早已不在意了，包括飲食、營養和睡眠，但是去死的渴望卻難以如願，一年又一年我竟活到了 87 歲。多少人刻意求高壽不成，我是想求死卻不能如願。我 46 歲時皈依了佛教，而佛教戒律讓我不能自殺。

1、在中國的罪孽在我家人身上得到了報應

神對我的懲罰包括讓我的妻子在 23 年前離奇失踪。那天早晨她只是照例去附近的雜貨店買東西，卻再也沒有回來，至今生死不明。6 年前，神又讓我唯一的女兒杞子和他的丈夫雄本禾田，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也是我唯一的外孫和外孫女在泰國度假時，同時在海濱浴場溺水而亡，可當時並沒有任何風浪，救生員趕到的也並非不及時，可是他們一家四口卻無一生還。

我得知消息後欲哭無淚，知道定是自己早年在中國殺人的罪孽在我的家人身上得到了遲來的報應，可憐無辜的他們並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由於我。他們活着的時候，我無論如何也不敢對他們講出那段經歷來，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從表面上看，我早年還有一個體面和睦的家庭，我是個受人尊重的牙醫，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恭敬謙卑。我太太在的時候是個賢惠知禮的女人，女兒女婿都是研究所畢業，有兩個可愛的孩子。

可是這一切光鮮的存在都只是暫時的和表面的，都只是虛妄的影子，而該來的總會來，沒有人能夠逃脫，所有這些看似美好的，讓人羨慕的生活現在已經蕩然無存了。雖然這些災難讓我痛不

懺悔：前日本侵華士兵的臨終遺言

欲生，五內俱焚，但在內心深處我清楚地知道這是我早年的罪孽在發酵，所以神會在我最幸福的時候讓一切化為烏有。我深知，如果我當初戰死在中國也許會更好；後來得到了一切再驟然失去的痛苦，不是更讓人無法承受？是神認定我不能有一個家，即使有罪的只是我一個，其他人都是無辜的，但神卻用讓我親眼看着家人突然消失的殘酷方式去體驗我當初奪取中國人的生命和毀滅他們家庭的永恆之痛。

2、上過戰場才知道，殺人也會上癮
啊，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多么希望它們從來沒有發生過。1937 年，我作為增補入伍的新兵，加入侵華戰爭。離開家鄉時我幾乎沒有任何不捨之情，因為我們之前受到天皇裕仁的感召，相信天皇是上帝的兒子，天皇一定要統治全世界，而要統治全世界，就先要佔領中國。所以，天皇號召的武士道精神已經融進了我們沸騰的年輕血液。我所在部隊是日軍第九師團富士井部隊，在多日的狂轟濫炸後，我們首先攻陷了中國南方的古城蘇州。我們踏着一地的血污和屍體佔領了蘇州，一路能燒就燒，能毀就毀，能殺就殺。作為一個新兵，我竟然打死了四個中國人，用刺刀挑死一個還沒喘氣的布店老闆，和一個推板車賣西瓜的男人。我們得到的命令就是：殺、殺、殺，見到一個中國人就殺一個。而在參軍之前，我從小到大沒有殺過任何人，連雞也不敢殺，甚至沒有虐待過蟲子。

我的兩個姐姐總說我膽小得像個女孩，所以她們應該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我在中國殺人的景象。到處都是在幾天的轟炸中被炮彈炸死的中國人，遍地的屍體碎塊和令人作嘔的血腥使每一個在現場的人都想發瘋，發狂。

多數人都知道吸食毒品會上癮，而只有上過戰場的人才會知道，殺人也會上癮，那才是最殘忍的癮，它能讓你產生一種屠戮的快感和控制別人生命的生殺大

權的自豪感，也是最刺激的人間遊戲。當殺戮不但被允許且成為必須做的事時，你就可以由於殺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偉大和自豪。我們都成了殺人狂。

我們抓來了 200 多名沒有跑掉的婦女，有的很年輕，也有不太年輕和幾個老年的，她們都被關在一個廟里。我們不許她們穿衣褲，任憑我們的人隨意姦淫。最後這些婦女都被機槍掃射殺害，倒在虎丘山旁。我和幾個人奉命去檢查有沒有漏網沒被打死的，並要求一個不能活。

當我用刺刀刺向每一個還在蠕動的白色肉體時，我感到就像在廚房里切菜，已經不感到那些倒在地上流着血的女人們是人了，而是一種東西，任何東西，比如需要被切碎的白蘿蔔。原來人的內心都潛藏着最野蠻的魔鬼，戰爭必定會把它召喚出來。我在侵華戰爭期間，親手殺死了 28 個中國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姦污了 17 個中國女人。

3、戰爭結束，我卻永遠找不回從前的安寧
戰爭結束後，我回到了日本，卻再也找不回從前的安寧。我晚上總是噩夢纏身，睡覺時經常大聲喊叫，結果我被家人送進東京的一所精神病院治療了一年，又去北海道修養了一年才基本恢復了正常。我用贖罪的方式小心地對待每一個人，但是我做過的事還是會在夜深人靜或我一個人獨處時突然冒出來。

那些被我殺害的中國人在臨死前瞪着我，眼睛里充滿了令人戰慄的仇恨——我知道，如果當時我手里的刀是在他們手里，我會變成什麼。從那時起，我皈依了佛教；我必須依靠一種精神上的寄託繼續帶着那種記憶活下去。

後來我去東京醫學院學了好幾年牙醫，畢業後娶了老婆，開了一個小診所。我發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自從我有了女兒杞子之後，我以為我不會

再想起自己那段充滿罪孽的歷史了。可是每當杞子問我有關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事情時，我立刻就會滿臉充血，心跳加劇。

她不懂我為什麼會變成那樣奇怪的樣子。後來，我決定全家移民去美國，好讓杞子在另一個文化里生長，遠離我認為充滿了虛偽和血腥的日本文化。

4、希望有人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安門廣場任萬人踐踏

到美國後，我經過努力在紐約的布朗士區開了一家私人牙醫診所，生活過得還可以。杞子每天上學，我太太就在家幫襯。我從來都不敢把我生命中的這段歷史告訴我太太，女兒和後來的女婿，當然更不敢告訴我的孫子孫女了。在他們眼里，我是個安分守己、認真而勤奮工作的人，努力養家的人，是個慈愛的外公。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告訴他們我的過去會發生什麼，我想如果那樣，我還不如去死。

儘管如此，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的過去還是沒有逃脫命運的懲罰。那些被我奪去生命的中國人的魂魄從來就沒有放過我，它們追隨着我飄洋過海也來到了美國，並潛伏在我看似幸福家庭里的每一個人身後。

現在，我在世上沒有一個親人了，他們都像浮雲一樣忽然消失殆盡了。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存在過，仿佛一切美好的回憶都只是一個夢。這是報應，是我罪有應得；是我當年在中國做下大孽的報應。我去問過一個法師，他說我今世罪惡深重，不能洗盡，我只能在彌留之際，把這些罪惡說出來，並誠心祈求寬恕。

我對不起被我殺害的中國女人和男人們，以及他們的家人，我罪該萬死。幾十年前在中國境內，我干了一個日本軍國主義士兵能幹的一切，我不能迴避，也不能粉飾，因為那是戰爭，尤其是一場侵略戰爭，我不可能不參與製造罪惡。我們去那里就是去製造罪惡的。我自知罪惡深重，所以希望我死後，能有人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國去，灑在天安門廣場，讓成千上萬的人用腳踩我，就算是我的贖罪方式吧。

感謝你能耐心地聽完我的遺言，求佛祖保佑你，阿彌陀佛。

